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梨園外史

第十四回 用機謀毓四賺腳本 施毒計德海殺伶人

話說孫春山走出安義堂門首，抬起頭來一看，只見牆上寫著許多污穢言語，都嵌入喜祿的姓名。又畫了一個不堪入目的物件，旁邊有行小注是「胡喜祿家常便飯」。字寫的如同蚯蚓一般，七歪八斜十分難看。春山由不得發笑，猛回頭見喜祿也出來了，怕他僵了，忙把笑聲斂住，同喜祿仍進去坐下。春山道：「胡老闖不消生氣，這也不是街坊同你有岔兒，不過是小孩子鬧著玩罷了。自古道見怪不怪其怪自敗，大可以不理它。」有個跟包的在旁道：「十爺不知道，這條街上住的內行很多，怎麼單往我們門口胡畫？總得想法子把它壓下去。要不然，叫別的老闖瞧著笑話。」春山道：「這全是小孩做的，你到各家知會他們家的大人一聲，就算完了。」喜祿道：「不行，這宗辦法已經試過，簡直沒用。」跟包道：「這兒左右鄰的外行，不多幾家，我都去遍了。他們都佯佯不睬，還有不講理的說，『怕這些就別唱旦。』」春山道：「他能寫，難道我們不能洗嗎？」跟包道：「不是一次了，洗了再寫，有十幾次了。要不，我們家二爺，怎麼氣得哭呢！」春山道：「我去找坊官說一聲，叫他彈壓彈壓。」喜祿道：「我也想，這事非官面有人不可，十爺就辛苦一趟吧！」

春山立刻出門上車，到了坊裡，見了坊官，把這段情節說了，托他照應。坊官道：「安義堂旁邊的住戶良莠不齊，還有六部各司的老爺們，若是他們的孩子，我怎惹得起？被他問個庇護伶人的罪，那倒給喜祿招出不好來了。」春山見說不攏，便辭了坊官，仍回安義堂來，對喜祿道：「坊裡不管，只他的話也近情理。莫若去求延四大人，找都老爺。」於是喜祿吩咐套車，急急的洗臉換衣，同春山到了狼家衛衙延宅。

延四爺請了進去，一見春山，便道：「春山，前日失言，你知道嗎？」春山呆了一呆，回答不上。延四爺帶笑說道：「就是分人分事的這句話，藹卿辭韻唱旦的，你掛什麼僵！慢說你還沒上過台，即便認真的登台，哪怕梳頭擦粉，只要進了青龍門，卸下大頭，依然是本來面目，又有誰混編！你那一句分人分事，未免小氣。」春山陡的想起，聽得人言延四爺年輕時也唱過旦，便應了個「是」，沒再說什麼。喜祿把自己相求之事說了，延四爺道：「容易。你們那一城的都老爺和我有世交，他伯父作直隸藩司的時節，我們老大人正作直隸制台。只消我給他一張字兒，托他出個『禁止在牆上書寫淫詞』的告示，就算了。」喜祿忙請安道謝。延四爺道：「藹卿，這也是你自找的。你以後少拿自己開心，惹的別人也拿你開起心來，你又僵了。」喜祿答應了幾個「是」，又坐了一會兒，與春山一同告辭。

春山回家去了，喜祿也回轉安義堂。還沒進大門呢，郝德寶來了。喜祿知有後台公務，正要向前招呼，不防道旁躡出一條野狗，把德寶腿上抽冷子咬了一口，德寶撲地倒了。這邊的跟包把他扶起。誰知德寶素有中風的毛病，這次一跌，立刻勾起內風，痰迷心絡，口眼歪斜，不能言語。喜祿忙叫自己的車送他回家。

到了晚間，後台的那件公務自有那些晚出廳的管事，前來同喜祿接洽，不在話下。

次日，喜祿下了戲房，知那先出廳的郝先生，已是先聽蠅蠅兒去了。喜祿不勝歎息。唱完了戲，封了四千當十錢票，差人送到郝家，作為奠敬。郝德寶的娘嫌少，給退回來了。喜祿道：「這位老太太真不懂事。」便不去理她。

郝家接三之日，梨園中入到的不多幾個，毓四卻夾在裡面。毓四穿件孝袍子，係著孝帶，裡裡外外招呼些雜事，十分用心。眾人不知他是什麼交情，暗暗納罕。那春台武行頭沈小慶恰也在場，便道：「毓老四，你跟死鬼是什麼朋友？」毓四道：「他是我的把哥。」沈小慶笑道：「原來你是個小把弟。」毓四道：「我們是把兄弟，他是個武老生，他的小把弟應該是武小生，用不著我。」小慶罵聲「狗頭」，便狠狠地打了毓四一個嘴巴。毓四轉身便走，回過頭來，才瞪了小慶一眼。

晚間接三，眾人各拿一股香，和尚敲著饒鈸，七零八落，在街上走了一轉兒。沈小慶和任七並肩而行。任七道：「大哥，你的三元兒在龔翠蘭門裡當徒弟，學的很好的老生，將來總該有飯吃。」小慶道：「小孩子哪裡靠的住，他已經變了嗓子了。」任七道：「這話也是。譚老旦的兒子望重兒也不行了，文戲已經不能再唱，改了武生了。他父子都在三慶班，程大老闆是不用武行的，這小子沒地方唱了。」

說話間，送三之事已畢，大家各散。只毓四一人不走。郝老婆子問道：「您貴姓哇？」毓四道：「乾娘，怎麼連兒子都不認得了？兒子叫毓四，是亡人大哥的把弟。」郝老婆子道：「既是我兒的弟兄，他這一場喪事，家裡一個親人男丁沒有，你倒得多分心。」毓四道：「這件事是應當效勞的。我特地在安老爺那裡請了假來跟您作伴，今天兒子不走了。好在您這裡獨門獨戶，不是雜院，住得下。」郝老婆子答應了，便把毓四安排在廂房裡。給他一支蠟台，隨後又拿了一副被褥進來，說天氣冷，不要凍壞了。毓四接來鋪好，略躺一會，重新爬起，聽一聽上房，郝老太並無聲息，想是睡著了。然後拿著这支蠟台，放輕腳步，向四週圍仔細看了一遍。只見這間廂房裡，堆著好些亂七八糟的東西，卻都是無用的，毓四暗道：郝爺真是謹慎的人，他的本子，這屋裡一本也沒有。再看这支蠟快要滅了，只得倒在炕上，胡亂睡了一夜。

次早起來，郝老婆子已經起身。毓四借著請安，挨人上房。此時上房中間停著靈，郝老婆子住的右邊一間，左邊上首一間，原是德寶自家住的。他妻子早亡，沒有孩子，那間房便算閒了。毓四停住腳步，望裡面一張，只見貼牆兩隻大櫃，都上著鎖，他料是本子，不免多看幾眼。正在出神之際，猛不防背後有人，象似郝德寶的嗓音，說道：「你瞧什麼？」毓四這一驚非同小可，回頭一看，原來卻是郝老婆子。他已經急出了一身冷汗，勉強定一定神，才上前請安。郝老婆子邀他到屋裡坐定，說了好些苦況，嘮叨不已。毓四道：「乾娘放心，大哥待我不含糊；大哥死了，我就是您的親兒子一樣。如今大哥的喪事，將來乾娘的過活，都在毓四一人頭上。已經囑咐家裡，給乾娘糊房呢！兒子住在狗尾巴衛衙，等大哥出了殯，就請乾娘過去住。今天我可以搬東西。」郝老婆子道：「你大哥在日，我不常在家，卻彷彿瞧見你來過。你和你大哥幾時拜的盟？」毓四道：「乾娘到底是認得兒子，足見不是蒙事。兒子和大哥早拜了盟了。」郝老婆子道：「總算你哥哥沒白認識你，到今日還肯給我們家分心。」毓四道：「我知大哥沒有墳地，不如就埋在南下窪子，頭七就可以出殯。兒子立刻找槓房去。」說著起身走了。

下半天果來回信，還帶來了兩名碎催，進門便道：「槓房已經停當了，您的房我也替辭了。莫若今日就動手搬家。」郝老婆子連聲道「好」。毓四道：「大哥好些本子，不知收在哪裡，今日咱們先搬本子吧！」老婆子道：「那我可不知道。只你大哥活的時候說，那東西很值錢呢！」毓四沉吟道：「那就先搬別的。」郝老婆子只許他搬了些狗窩雞罩，旁的物體一點沒動。這晚毓四仍在郝家住下，臨睡之先，拿出一包銀子，送給郝老婆子道：「乾娘，我哥哥的靈在家，哪一件不要錢使！您先留著這兒個錢用吧。」郝老婆子收了。毓四陪她說些閒話，又談到本子，老婆子道：「那屋裡靠裡首的櫃裡，大概都是，我摸不清楚。」毓四摸著這根線頭，好生高興，便去睡了。這一覺十分香甜。次日清晨起來，自己跑回家裡，招呼碎催，仍到郝家，不由老婆作主，把那一櫃本子都搬走了。當夜竟不再來。

第二天，郝老婆子有些喪家應辦的事，拿出毓四給的銀子，托先前給德寶買裝裹的那位街坊去換錢。誰知都是假的。老婆子目瞪口呆，作聲不得，央那人去到狗尾巴衛衙找毓四。那人去了半天，跑回來道：「北京城裡有二十多條狗尾巴衛衙，他究竟哪個狗尾巴衛衙？實在找不著。我看這小子不大老實，別是鬧鬼吧？」老婆子一點法子沒有。

過了一宵，就是頭七。一清早，沈小慶、任七，還有幾個唱武戲的，一齊來了。文行也到了四五個人。比接三那一次人又少了。小慶道：「這都是本家兒不撒帖子的毛病。人家大約還不知今日出殯呢，我們要不是耳風快，也是不曉得。」有一個人道：「這位郝爺活著的時候，愛向人前充老前輩，架子太大，人緣本壞；這位老太太更豈有此理。聽說為爭份子，把胡二老闆得罪了。您說可笑不可笑！」小慶點點頭。等到午後，沒見槓房來人，郝老婆子急了，走將出來，把毓四這件事說了。小慶忙問毓四回來了

沒有，眾人道：「我們都在這裡，何曾有毓四的影子！」小慶勃然大怒，便同眾人去找毓四。那幾個文行的卻是溜了。

小慶道：「老話兒說的好，三人成眾。我們已經不止三人，這幾塊乏料不要他也罷！」心急腿快，不多時到了毓四家，不問情由，一齊搶了進去。毓四正在那裡歸著本子，恐怕有失，連忙迎將上來。眾人問他郝家的事，毓四道：「奇怪，郝家死了人與我什麼相干。我要到安老爺那裡去呢！」叫毓五不要走開，他竟大搖大擺的走出門外。眾人起來，齊聲叫打。毓四面不更色，笑道：「我是個黃帶子，打了我，是要滅門九族的。」眾人聽了，果真不敢走攏來。忽然道旁閃出一人道：「毓四，你既唱了戲，你的帶子就革了。然而你拿大話拍誰？」毓四見了這個人，叫聲「哎呀」，雙膝跪下。小慶看時，原來是個熟朋友。這人也是個宗室，喚作敬信，號子齋，是正白旗管下，現作宗人府的筆帖式，頗有幾文錢。觀音寺聚寶堂飯莊子，有他的股份。是個愛管街面閒事的人，因此毓四怕他。當下小慶把毓四欺負郝家的情由，說了一遍。敬子齋也生了氣，喝令眾武行結實打。好在毓四還未起來，眾人趁勢將他按倒，動起手來。毓五在家裡知道勢頭不妙，怕吃掛落兒，哪敢出頭。行人都圍攏來看。毓四本是個瘦小身軀，眾武行的拳頭又格外結實，被他們打得上天無路，入無門，便也抄了孫大個的舊文章，「祖宗」「老爺」亂叫。

正在搗亂，遠遠的一輛車兒，一匹銀驃，自西而來。車夫直嚷讓路，這裡見沒有頂馬，料不是大官府，哪肯理他。車中坐的官兒吩咐把車停住，叫僕人走來，看是何事。豈知這僕人同這些打人的、挨打的，都認識，忙對官兒說了。那官兒跳下車，走過這邊，一眼望見敬子齋，便先同他招呼。子齋見了，大聲叫道：「不用打了，然而立四爺來了！」沈小慶等只得放手，便一齊過去請安。毓四卻不能動彈，倒在地上，只叫四爺救命。立四問道：「是怎麼一件事？」敬子齋道：「立豫甫，然而你不知道。」於是握手劃腳把小慶方才告訴他的話，學說了一遍。立四道：「毓四誠然可惡，你們想把他怎麼樣？」小慶道：「奴才想到精忠廟同他講公話，把他革出梨園。四爺是內務府的人員，正管的著這件事。就求您作主。」毓四聽了，只叫「四爺公侯萬代，口下超生」。豫甫命僕人喚毓五來，問他虛實。毓五怕犯眾怒，只好賣了他哥哥的底。豫甫想了一想，對眾人道：「毓四果然萬難，但你們辦法也嫌太重。」眾人道：「求四爺作主，我們無不聽命。」立四道：「教他拿錢發送德寶，並養活他娘，就算行了。」眾人都道：「四爺台諭，誰敢不遵。」毓家弟兄更是滿口答應。子齋道：「立老四，然而你真會了事，然而便宜了他！」當下大家各散，毓五也扶著毓四回去。

次日，毓五找了一檔子五虎棍，把德寶抬埋，把他娘接了家來養活。毓四這個兒子總算是作定咧！他受傷甚重，躺的日子也跟孫大個在宣城時節差不多。

這個消息，不知被誰傳到小安子耳中，只沒提起本子的事情。德海道：「這小子人的實在可惡！我聽得人說，他給我弄科班，就宰了我不少的白花花。如今屢次告假，不替我辦事，專在外面搗鬼。我必得懲治他。我有法子叫他打不得官司告不得狀。」於是想定主意，那天借著春酒為名，預備了一桌上等酒席，把他哥兒兩個找來，命毓四上座，毓五次座。還有幾個府裡有頭臉的管事人作陪。自己坐了主位，舉杯說道：「眾位在我這裡，一年到頭的辛苦，沒有什麼可敬，就請放量多喝幾盅吧！」說罷一飲而盡，將杯子一照，叫聲「乾」。眾人道謝，照樣乾了一杯。好幾個小太監象穿梭似的，在旁輪流斟酒，真個是酒如泉湧，飲似鯨吞。吃了好半天，那安德海還叫一班九頂娘娘宮的瞎爺，靴帽袍套的說了一大段三保太監鄭和下西洋的評話。說的是三保太監鄭和入女兒國，那些女子都想嫁他，後來三保太監吃了丹藥，居然娶了紅蓮公主的故事。那些瞎子聚精會神，詼諧百出。小安子聽得十分高興，叫取大杯過來，小太監答應了，忙在眾人面前都換了頭號大杯。小安子道：「老四是大量，今兒又是首席，咱們合席得敬一杯。」眾人自然隨聲附和。毓四一瞧，席上連自己共是十人，即便毓五不算，至少要喝八大杯，連忙說道：「奴才哪有這宗造化，實在老天沒賞那大的酒量。」小安子正色道：「每人只敬一杯，老四再要推托，就瞧不起咱們咧！」說時首先敬了一杯。毓四不敢不飲。眾人接二連三的敬酒，立逼著毓四喝乾，稍遲一點，便說他眼裡只有總管，瞧不起別人。毓四沒奈何，一口氣喝了五大杯燒酒，便覺頭暈目眩，支持不住。第六杯又到了，毓五道：「奴才替喝了吧！」小安子道：「不行！你能喝，照樣敬你九大杯。」毓五吐了吐舌頭，不敢言語。毓四勉強吃完第七杯，他的身子本來不甚結實，新近又挨了一頓好打，雖是調養了幾天，尚未復元，任憑他有鐵打的酒腸，如何禁得住！當下已是口吐白沫，不省人事。小安子道：「老四好量，怎麼才吃幾杯便塌了，別是裝著玩吧？」毓五道：「他實在是過量咧，讓我送他回去。」總算小安子開恩點頭，當下小太監七手八腳的，扶著毓四出來。毓四已不能動了，毓五僱了一輛車，把他抱了上去，到了家，毓四躺在車裡下不來，毓五再去抱時，卻已死了。毓五怕車夫向他多要錢，急急忙忙把毓四死屍當作貓兒似的拖進了門，打發了車，才嚎起喪來，恨道：「四爺這條命，被小安子活活害死，我與他誓不兩立！」